

蘇軾詩集

第四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蘇軾詩集

第四冊

〔清〕王文誥輯註

蘇軾詩集卷二十

古今體詩五十七首

【詰案】起元豐三年庚申正月出京，二月，至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，盡十二月作。

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，攜手河堤上，作此詩

〔查註〕《太平寰宇記》：自開封府東南至陳州三百十里。文逸民，名務光。子由壻也。故呼爲文郎。按，范百祿所撰《文湖州墓志》，子男五人，務光，第四子也。

白酒無聲滑瀉油，醉行堤上散吾愁。春風料峭羊角轉，〔合註〕陸龜蒙詩：東風料峭客帆遠。河水渺
綿瓜蔓流。〔王註〕子仁曰：《水衡記》：「云：二月、三月桃花水，五月瓜蔓水，謂瓜蔓延，故以名。」〔合註〕李太白《當塗
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》詩：洞庭瀟湘意渺綿。君已思歸夢巴峽，〔詰案〕文與可以上年正月二十日卒於陳州，故諸子
尚家於陳，時將載喪歸蜀，故詩中及之也。我能未到說黃州。〔王註〕韓退之詩：潮陽未到吾能說，海氣昏昏水拍
天。此身聚散何窮已，未忍悲歌學楚囚。〔王註〕《左傳》：成公九年，晉侯觀於軍府。見鍾儀，問之曰：「南冠

而繫者誰也？」有司對曰：「鄭人所獻楚囚也。」使稅之。《晉書·王導傳》：「過江人士，每暇日相要，出，新亭飲宴。周顗中坐，歎曰：『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河山之異。』皆相視流涕，惟導慨然變色，曰：『當共戮力王室，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？』衆收淚而謝之。」

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

〔查註〕宋州歸德軍，宋爲南京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自歸德軍西南至陳州二百八十里。

夫子自逐客，〔王註〕《史記·李斯傳》：秦宗室大臣，請一切逐客，斯亦在逐中。尚能哀楚囚。〔詰案〕二語破涕

爲笑，若得之於不意中者，然真乃張皇失措不辨頭路時語也。公既就逮，家累方寄食於子由，至是，子由坐罪，亦欲就道，真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時。詩却以此十字，一齊捲過，下便自說自話矣。曉嵐謂起二句，施於兄弟不合，於朋友則可。此等見解，去蘇甚遠。奔馳二百里〔三〕，徑來寬我憂。〔王註〕杜子美《引水》詩：斗水何直百憂寬。〔詰案〕以上

一節，凡波及子由事，皆於一寬字了之。相逢知有得，道眼清不流。〔合註〕《大般涅槃經》：我以道眼，明見此

事。別來未一年，〔詰案〕公罷徐州，與子由別於宋。落盡驕氣浮。〔施註〕《史記·老子傳》：謂孔子曰：「去子之

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」嗟我晚聞道，款啓如孫休。〔施註〕《莊子·達生篇》：有孫休者，

踵門而詫。今休，款啓寡聞之民也。註：款，空也。啓，開也。言所見之小。至言難久服〔三〕，〔王註〕《莊子·知北遊

篇》：至言去言。放心不自〔四〕收。悟彼善知識，〔查註〕《法華經·本事品》：具善知識，能作佛事。妙藥應所

投。〔施註〕《唐·程元振傳》：柳伉上疏曰：「良醫療疾，當病飲藥，藥不當病，猶無益也。」納之憂患場，磨以百日

愁。冥頑雖難化，〔施註〕《韓退之集·祭鱸魚文》：冥頑不靈。鑄發亦已周。平時種種心，〔施註〕《左

傳·昭公三年。盧蒲癸曰：「余髮如此種種，余奚能爲。」〔合註〕白樂天詩：銷盡平生種種心。次第去莫留。但餘無所還，永與夫子遊。〔語案〕自「相逢知有得」句至此，爲中一大節，因子由以自鑑，故重言夫子以申明之，即官師命名軼、轍之意也。此別何足道，大江東西州。畏蛇不下榻，〔王註〕韓退之《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》詩：下牀畏蛇食畏藥，海氣濕蟄熏腥臊。睡足吾無求〔五〕。〔王註〕義祖曰：今齊安郡治，有睡足齋存焉。〔施註〕《佛遺教經》：煩惱毒蛇，睡在汝心，譬如黑蛇，在汝室睡，當以持戒之鈎，早併除之。睡蛇既出，乃可安眠。不出而眠，是無慚人。便爲齊安民，何必歸故丘。〔語案〕末節自道別後之我，亦以寬子由也。通篇悉出兄弟至情，移作他人兄弟不得。

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，次子由韻二首〔六〕

〔查註〕《元和郡縣志》：蔡州。漢立汝南郡，隋自豫州移人懸瓠城，今理是也。大業二年，改蔡州。東北至陳州二百六十里，東至光州三百二十里。《九域志》：京西北路蔡州汝南郡淮康軍節度，領新蔡、新息等十縣。《一統志》：今汝寧府。又按《樂城集》原題云：次韻王適雪晴復雪二首。其首章用韻不同，先生所和，皆第二首韻也。

其一

蘭菊有生意，〔王註〕《烟花錄》：陳後主問煬帝，麗華與蕭妃何如？帝曰：「春蘭秋菊，亦各一時之秀也。」微陽回寸根。〔語案〕紀昀曰：是憂患後語。方憂集暮雪，〔施註〕《毛詩·小雅·頍弁》：先集維霰。復喜迎朝暾。〔施註〕杜子美《貽柳少府》詩：絕壁上朝暾。憶我故居室，浮光動南軒。〔王註〕按《志林》：先生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，

將朝，尚早，假寐，夢歸紗幘行宅，坐於南軒。既覺，惘然思久之。南軒，先君名曰來風者也。松竹半傾瀉，未數莸

與萱。三徑瑤草合，〔王註〕江淹詩：瑤草正翕絕。一瓶井花〔七〕溫。〔查註〕杜子美：大雲寺贊公房詩：兒童

汲井花，慣捷瓶在手。至今行吟處，尚餘履舄痕。〔施註〕孟東野：送李翺詩：小時履齒痕，有處應未消。一朝

出從仕，永愧李仲元。〔施註〕《揚子》：或問：「子蜀人也，請人。」曰：「有李仲元者人也，不屈其意，不累其身。」曰：

「是夷、惠之徒歟？」曰：「不夷不惠，可否之間也；仲元，世之師也。」晚歲益可羞，犯雪方南奔。〔施註〕韓退之

詩：求官來東洛，犯雪過西華。山城買廢圃，槁葉手自揪。長使齊安人，指說故侯園。〔王註〕《前漢

書》：召平者，故秦東陵侯。秦破，爲布衣，貧，種瓜長安城東。瓜美，故世謂東陵瓜。

其二

鉛膏染髭鬚，旋露霜雪根。不如閉目坐，丹府夜自嗽。〔施註〕《文選》：陸機《辨亡論》：磐丹府之愛。註：

謂心也。誰知憂患中，方寸寓羲軒。大雪從壓屋，我非兒女萱。〔王註〕孟郊《百憂》詩：萱草兒女花，不

解壯士憂。平生學踵息，〔施註〕《莊子》：太宗師篇：真人之息以踵，衆人之息以喉。坐覺兩鞞溫。〔合註〕鞞，

字書皆作鐙。《廣韻》：較，鐙也。下馬作雪詩，滿地鞭箠痕。佇立望原野，〔施註〕《毛詩》：抑風。燕燕：瞻

望弗及，佇立以泣。悲歌爲黎元。道逢射獵子，遙指狐兔奔。踪跡尚可原〔八〕，窟穴何足揪。〔詰

案〕此即感恩念咎之意也。寄謝李丞相，〔王註〕次公曰：「李丞相指李斯，用其言：『牽黃犬出上蔡東門』也。〔合註〕此借指

李定也。〔詰案〕後公自文登召還，道出青社，李定爲盛會，極其迎款，不知彼時見面，又作何等語也。吾將反丘園。

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

〔公自註〕任時知瀘州〔九〕，亦坐事對獄。〔查註〕《元和郡縣志》：漢新息縣，唐武德四年置息州，貞觀中廢爲縣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新息縣，在蔡州東南一百五十里。淮水自西流入，經縣南。《漢書註》：故息國，其後徙東，故加新云。《淮海集·瀘州使君任公墓表》：熙寧某年，其察訪熊本，薦劾知瀘州。元豐二年，納溪砦互市，有毆羅胡苟里夷人至死者。故事，漢人殺夷人，既論死，仍償其資，謂之骨價。時砦將欲勿與，夷人大恚，爭譟而出。公馳至境上，具以禍福曉之，相與投兵請降。而轉運判官意與公異，公具奏使者欲貪功生事，使者即誣奏公：「前反酋乞弟過江安，不即掩擊，疑有私謁。朝廷疑之，乃先免而下章於他郡，各窮究所考。未具而公卒。」〔語案〕使者即程之才，公表兄，又姊婿也。

昔年嘗羨〔一〇〕任夫子，卜居新息臨淮水。〔查註〕《樂城集》云：任師中，諱伋，世家眉山，吾先君子之友人也。始爲新息令，知其民之愛之，買田而居。怪君便爾忘故鄉，稻熟魚肥信清美。竹陂雁起天爲黑，〔公自註〕小竹陂在縣北。桐柏烟橫山半紫。〔公自註〕桐柏廟在縣南。〔語案〕紀昀曰：竹陂二句，寓言任之獄事，受人障蔽，以雁與烟比小人也。知君坐受兒女困，〔施註〕《史記·淮陰侯傳》：呂后使武士縛信。信曰：「吾悔不用蒯通之計，乃爲兒女子所詐。」〔合註〕《續通鑑長編》：梓州路轉運判官程之才，與知瀘州任伋互論訟事。始，之才欲用兵討羅苟賊，伋以爲羅苟本熟戶，因求骨價，侵擾境上，與生戶反叛不同，可招納之，若遽加以兵，則邊患自此始矣。之才不聽。既而乞弟果入寇，之才遽劾伋不即掩擊，并他不法事，於是罷伋。元豐五年十一月，承議郎程之才衝替，坐與任伋交訟報

上不實也。悔不先歸弄清泚。〔施註〕白樂天詩：行行弄雲水，步步近鄉國。塵埃我亦失收身，〔施註〕歐陽文忠公詩：何日早收身，江湖一漁艇。此行蹭蹬尤可鄙。〔二〕寄食方將依白足，〔施註〕《史記·淮陰侯傳》：數從南昌亭長寄食。附書未免煩黃耳。往雖不及來有年，詔恩〔三〕倘許歸田里。〔王註〕柳子厚詩：皇恩若許歸田去，晚歲當爲鄰舍翁。却下關山人蔡州，〔王註次公曰〕關山，則自蔡州所經由來黃州路。爲買烏犍三百尾。〔公自註〕黃州〔二〕出水牛。〔施註〕《說文》：犍，犝牛也。〔語案〕結到任居，仍是過新息口吻，至其敦厚之旨，則靄然言外矣。紀昀曰：結語得體。

過淮

〔王註〕按《水經注》：淮水，出南陽平氏縣東北，過桐柏山，東過江夏平春縣北，又東逕新息縣南，又東過期思縣北、原鹿縣南，汝水注之。《山海經》云：淮水出餘山。註云：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。

朝離新息縣，初亂一水碧。〔施註〕《尚書·禹貢》：亂於河。暮宿淮南村，〔查註〕《元和郡縣志》：淮水自西流入，經新息縣南，去縣五里。已度〔四〕千山赤。磨礪號古戍，〔施註〕《文選》：謝玄暉詩：飢礪此夜啼。霧雨暗破驛。〔施註〕《楚辭》：大招：霧雨淫淫，白皓膠只。回頭梁楚郊，永與〔五〕中原隔。〔施註〕杜子美《成都》詩：中原香茫茫。〔語案〕紀昀曰：沉着語，不在深。黃州在何許，想像雲夢澤。〔王註厚曰〕雲夢澤，在安州安陸縣。〔任居實曰〕杜牧之《齊安郡》詩：雲夢澤南州。蓋齊安卽黃州，而在雲夢澤之南。〔查註〕《太平寰宇記》：雲夢在安陸縣。

縣東南，闊數百里，南接荊州。按《左傳·宣公四年》：「邠子之女，棄子於夢中。」《史記》：「楚令尹子文生時，父母棄雲中。」羅子蒼識遺云：「江北爲雲，今玉沙、監利、景陵等縣；江南爲夢，今公安、石首、建寧等縣。跨江南北，總謂之雲夢，乃二澤名。」《禹貢》、《爾雅》皆言雲夢，並舉而言耳。舊《尚書》：「雲夢土作乂。」唐太宗得古本《尚書》，作「雲土夢作乂」，遂詔從古本。吾生如寄耳，初不擇所適。但有魚與稻，生理已自畢。獨喜小兒子，少小事安佚。相從艱難中，肝肺如鐵石。〔王註〕皮日休《桃花賦序》云：「宋廣平貞姿勁質，疑其鐵腸石心，不解吐婉媚辭。」〔施註〕《魏武故事》：「長史王必，忠能勤事，心如鐵石。」便應與晤語，何止寄衰疾。〔公自註〕時家在子由處，獨與兒子邁南來。

書磨公詩後并引〔六〕

〔施註〕磨，音奴昆反，香也。《晉·傳》五十七李嵩傳：「太史令郭磨。」〔合註〕《晉書·郭磨傳》：「仕郡主簿，後爲散騎常侍、太常。不載其爲太史令事。」

過加祿鎮南二十五里大許店，休馬〔七〕於逆旅祁宗祥家。見壁上有幅紙題詩云〔八〕：滿院秋光濃欲滴，老僧倚杖青松側。只怪高聲問不磨，嗔余〔九〕踏破蒼苔色。其後題云：「溢水僧寶磨。」〔詰案〕《山海經》：「神困之山，溢水出焉。」註：「溢水，今出臨水縣西溢口山。」《郡縣志》：「溢水出磁州滏陽縣西北四十二里鼓山，亦名溢山。」《輿地廣記》：「秦邯鄲地，後魏臨水，後周滏陽、磁州。」《文選》：「左太沖《魏都賦》：『北臨漳，溢，即今彰德府臨漳縣也。』」宗祥謂余，此光黃間狂僧也。〔詰案〕光州與黃州接壤，故云光、黃間也。時曹演甫爲光州，由是納交於公，因與子由有婚姻之約。年百二十，死於熙寧十年，既死，人有見之者。宗

祥言其異事甚多。作是詩以識之。磨公本名清戒，俗謂之戒和尚云。

磨公昔未化，來往淮山曲。壽逾〔三〕兩甲子，氣壓諸尊宿。但嗟濁惡世，〔施註〕《阿彌陀經》：五濁惡世。不受龍象蹴。〔王註〕《維摩經》：如龍象蹴蹋，非驢所堪。我來不及見，悵望空遺躅。〔施註〕《文選》

謝玄暉《別范零陵》詩：停驂我悵望。霜顏隱白毫，〔王註〕《法華經》：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。〔施註〕《楞嚴經》：白毫宛

轉五須彌。鎖骨埋青玉。〔施註〕《鄴侯家傳》：李泌每導引，骨節珊珊有聲，人謂之鎖子骨。《晉·庾亮傳》：將葬，何

充會之，歎曰：「埋玉樹於土中，使人情何能已。」皆云似達摩〔三〕，隻履還西竺〔三〕。〔王註〕厚曰：達摩既入涅

盤，葬熊耳山吳坂。三年後，有魏使宋雲自使西域回，見達摩於葱嶺，手攜隻履，翩翩獨遊，言吾歸西天。雲至言之，孝莊

帝使人發塔開棺，惟隻履在耳。壁間餘清詩，字勢頗拔俗。〔合註〕《後漢書·仲長統傳》：達士拔俗。爲吟五

字偈，一洗凡眼肉。〔施註〕《金剛經》：如來有肉眼不？

游淨居寺〔三〕并叙〔四〕

淨居寺〔五〕，在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、小蘇山之北。〔查註〕《名勝志》：淨居山，在光山西南，

山上有淨居寺。大蘇山，見《釋氏稽古略》。寺僧居仁爲余言：齊天保中，僧惠思〔六〕過此，見父老，

問其姓，曰蘇氏，又得二山名。乃歎曰〔七〕：吾師告我，遇三蘇則住。遂留結菴。而父老

竟無有，蓋山神也。〔查註〕《南嶽思大禪師行狀》：師諱惠思，武津李氏子，依北齊慧閑禪師，悟人法華三昧，時

稱思大和尚。及領徒南邁，值梁之亂，暫止大蘇山，後居南嶽般若寺。其後僧智顗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，

則世所謂思大和尚智者大師是也。〔查註〕《續高僧傳》：智顗，字德安，姓陳氏。投相州果願寺出家，後詣光州大蘇山惠思禪師受業。思每歎曰：「昔在靈山同聽法華，今復來矣。」唐神龍中，道岸禪師始建寺於其地。廣明庚子之亂，寺廢於兵火，至乾興中乃復，而賜名曰梵天云。〔查註〕《高僧傳》：道岸，姓唐氏，世居潁川。永嘉南渡，遷於光州。出家後，居會稽龍興寺，時號大和尚。孝和皇帝召入朝，圖形於林光宮，御製像贊。後辭還光州，度人置寺，於是祇陀苑囿，鬱起僧坊。

十載遊名山，自製山中衣。〔王註〕《楚辭》：製芰荷以爲衣。願言畢婚嫁，〔王註次公曰〕韓退之詩：如今便可爾，何用畢婚嫁。〔施註〕白樂天《逸老》詩：女嫁男婚了，胸中一無事。又，《百日假滿》詩：向平無累畢婚姻。攜手老翠微。〔王註〕杜子美《重過鄭氏東亭》詩：華亭人翠微。〔施註〕《文選》陸佐公《石闕銘》：傍晚重疊，上連翠微。不悟俗緣在，失身蹈危機。〔三〕。刑名非夙學，〔王註〕《揚子》：刑名非道邪，何自然矣。〔施註〕《史記》：申不害之學，本於黃老，而主刑名。陷穽損積威。〔王註〕司馬遷《報任安書》：猛虎在深山，百獸震恐，及其在檻穽之中，搖尾而求食，積威約之漸也。遂恐生死。〔三〕隔，永與雲山違。〔詰案〕以上一節，乃憂患以前之我也。今日復何日，〔施註〕杜子美《贈衛八處士》詩：今夕復何夕，共此燈燭光。芒鞋自輕飛。稽首兩足尊，〔施註〕《法華經》：稽首兩足尊。又《行集經》：如來世尊福足，慧足，稱兩足尊。舉頭雙涕揮。靈山會未散，〔施註〕《法華經鈔》：世尊於靈山會上，爲諸大衆說二十八品，放眉間白毫相光，照三千大千世界。〔查註〕《釋氏稽古略》：智者大師，初謁大蘇山惠思禪師，悟法華三昧，見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。八部猶光輝。〔施註〕《解冤結經》：天龍八部，咸悉歡喜。〔查註〕《翻譯名義》：八部，一天、二龍、三夜叉、四乾闥婆、五阿修羅、六迦樓羅、七緊那羅、八摩睺羅。皆有大神力，能變形，在座

聽法。願從二聖往，〔查註〕二聖，謂惠思與智顓。一洗千劫〔三〕非。〔詰案〕以上一節，乃憂患以後之我也，公自是進於德矣。徘徊竹溪月，〔王註〕杜子美《謁先祖廟》詩：竹送清溪月。空翠搖烟霏。鐘聲自送客，出谷〔三〕猶依依。回首吾家山，〔王註〕子仁曰：卽序所謂大蘇山、小蘇山也。歲晚將焉歸？〔施註〕《左傳》：昭公二十三年：士彌牟曰：邾君亡國，將焉歸？〔詰案〕末節雖補游事，而終以回首之詞，蓋仍以起意作歸結也。

梅花二首〔三〕

〔施註〕《齊安拾遺》云：關山岐亭路，有春風嶺，東坡有《梅花》詩。〔合註〕《一統志》：麻城縣有虎頭、黃土、木陵、白沙、大城五關，當卽先生詩所云關山也。〔詰案〕公以正月二十日過關山，作此二詩。

其一

春來幽谷〔三〕水潺潺，的皪梅花草棘間。〔施註〕《漢·司馬相如傳》：宜笑的皪。郭璞曰：的皪，鮮明貌也。一夜〔三〕東風吹石裂〔三〕，半隨飛雪度關山〔三〕。〔王註〕次公曰：關山，則所往黃州之路。先生後有詩云：去年今日關山路，細雨梅花正斷魂。〔施註〕歐陽文忠公《山齋絕句》：正當年少惜花時，日日東風吹石裂。又：唐高適《塞上聽吹笛》詩云：借問梅花何處落？風吹一夜滿關山。

其二

何人把酒慰深幽？開自無聊落更愁。〔施註〕《楚辭》王褒《九歌》：『思君兮無聊。』幸有清溪三百曲，〔施註〕李太白《寄元參軍》詩：『三十六曲水回繁，一谿初入千花明。』【語案】從落字生情，奇幻。不辭相送到黃州。

萬松亭 并叙〔三〕

麻城縣令張毅，植萬松於道周，以芘行者，且以名其亭。去未十年，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。傷來者之不嗣其意也〔三〕，故作是詩。〔查註〕《復齋漫錄》：萬松嶺，在關山。《碧溪詩話》：麻城縣界有萬松亭，連日行清陰中，其亭館亦可愛，適當關山路。孔武仲詩註云：萬松，治平中張毅所植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麻城在黃州東北一百七十里，本漢西陵縣地。《名勝志》：石勒使其將麻秋所築。〔合註〕《元和郡縣志》：隋開皇十八年，改爲麻城縣。

十年栽種百年規，好德無人助我儀。〔公自註〕古語云〔三〕：『一年之計，樹之以穀；十年之計，樹之以木；百年之計，來之以德。』〔四〕。〔王註〕《詩·大雅·烝民》云：『我儀圖之，愛莫助之。』〔合註〕《復齋漫錄》：崇寧以還，坡文方禁，故詩碑不復見，而過往題詠者，不可勝紀。鄱陽倪左司濤詩云：『舊韻無儀字，蒼髯有恨聲。』謂此也。縣令若同倉庾氏，亭松應長子孫枝。〔王註續曰〕《前漢書》：孝文時，國家無事，爲吏者長，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。註：倉氏、庾氏是也。
天公不救斧斤厄，野火解憐冰雪姿。爲問幾株能合抱，殷勤記取《角弓》詩。

戲作種松

我昔少年日，〔施註〕杜子美《奉贈韋左丞丈》詩：『甫昔少年日，早充觀國賓。』種松滿東岡。初移一寸根，

瑣細如插秧。〔施註〕杜子美《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》詩：瑣細不足名。二年黃茅下，一一攢麥芒。〔施註〕《文選》潘安仁《射雉賦》：麥漸漸以攢芒。三年出蓬艾，滿山散牛羊。不見十餘年〔四〕，想作龍蛇長。夜風〔四〕波浪碎，朝露珠璣香。〔合註〕《漢書·東方朔傳》：垂珠璣。〔詰案〕公自種松東塋，已十四年矣。我欲食其膏，〔合註〕《本草》：松脂，別名松膏。已伐百本桑。〔公自註〕煮松脂法，用桑柴灰水。人事多乖迕，〔王註〕杜子美《新婚別》詩：人事多錯迕。神藥〔四〕竟渺茫。揭來齊安野，夾路鬚髯蒼。會開龜蛇窟，〔王註續曰〕松脂入土，千年爲茯苓，狀如龜蛇鳥獸者良。杜子美《寄楊員外》詩：翻動神仙窟，封題鳥獸形。不惜斤斧瘡〔四〕。縱未得茯苓，且當拾流肪。〔合註〕《本草》：松脂，別名松肪。註云：松節、松心、松枝，在土不朽，流脂日久，變爲琥珀。釜盎〔四〕百出入，〔合註〕《本草》註：松脂，先須用大釜，加水，置甑，白茅藉甑底，布松脂於上，炊以桑薪，候松脂盡入釜中，乃出之。投於冷水，既凝，又蒸，白如玉，然後入用。皎然散飛霜。〔施註〕《文選》張景陽《七命》：飛霜迎節。〔王註次公曰〕此言煮松脂之法也。槁死三彭仇，澡換五穀腸。青骨凝綠髓，丹田發幽光。白髮何足道，要使雙瞳方。却後五百年，騎鶴還故鄉。

張先生 并叙〔四六〕

先生不知其名，黃州故縣人，〔查註〕《九域志》：黃州麻城縣有岐亭，故縣等六鎮。本姓盧，爲張氏所養。陽狂垢污，寒暑不能侵。常獨行市中，夜或不知其所止。往來者欲見之，多不能致。〔詰案〕本集《記張慙子》云：冬夏一布褐，三十年不易，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。其實如此。公在黃識異人者二：張慙

子，則可見而不可接；趙貧子，則相從半年，可接而不可近。蓋此輩皆能全知，明知如公者可與人道，而終非彼道中人，故其相值僅如此也。余試使人召之，欣然而來。既至，立而不言，與之言，不應，使之坐，不可。但俯仰熟視傳舍堂中，久之而去。夫孰非「傳舍者，是中竟何有乎？」然余以有思維「心」追躡其意，蓋未得也。「查註」《樂城集·次韻子瞻贈張慙子》詩云：「得罪南來正坐言，道人閉口意深全。天游本自有真樂，羿穀誰知定不賢。篝火噉噉初吐日，飛流滾滾旋成川。此心此去如灰冷，肯更逢人問復然。」熟視空堂竟不言，故應知我未天全。「施註」《莊子·達生篇》：「其性，養其氣，合其德，以通乎物之所造。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無卻。肯來傳舍人皆說，能致先生子亦賢。」「施註」《揚子》：「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，徵先生於齊魯，所不能致者二人。」「查註」《後漢書·陳蕃傳》：「郡人周璆，高潔之士，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致，惟蕃能致焉。脫屣不妨眠糞屋，」「王註」《堯卿曰》：「本朝斬信者，得道之異人也。常汙垢佯狂，晝脫屣而行，夜眠糞屋中，人莫測之。」「施註」《史記·漢武帝紀》：「誠得如黃帝，視去妻子如脫屣耳。流澌爭看浴冰川。」「王註」《楊文公》：「談苑」曰：「郭忠恕大寒鑿冰而浴。」「施註」《楚辭·屈原》：「九歌」：「流澌紛兮將下來。」士廉豈識桃椎妙，妄意稱量未必然。「王註」《唐書》：「朱桃椎，益州人。被裘曳索，人莫測其所爲。高士廉爲長史，備禮以請，降階與之語，不答，瞪視而出。士廉拜曰：『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？』乃簡條目，薄賦斂，州大治。」

陳季常所蓄《朱陳村嫁娶圖》二首

〔施註〕陳季常，名慥。父希亮，字公弼。其先自京兆遷於眉。公弼知鳳翔，東坡始筮仕爲簽書

判官，相從二年。公弼後家洛陽。季常少時慕朱家、郭解爲人，稍壯，折節讀書。晚乃遷於光、黃間，曰岐亭。不與世相聞，棄車馬，徒步往來山中，環堵蕭然，而妻子奴婢，皆有自得之意。東坡在岐下識之。至黃，季常數從之游。既爲公弼作《傳》，又爲季常作《方山子傳》。〔王註堯卿曰〕朱陳村，在徐州豐縣。去縣遠而官事少，處深山中。民俗淳質，一村惟朱、陳兩姓，世爲婚姻。民安其土，無羈旅行役之勤，故多壽考。白樂天有《朱陳村》詩。【語案】此二詩，公過岐亭，作於陳季常家中。

其一

何年顧、陸丹青手，〔王註〕老杜逸詩：洛陽無限丹青手，還有工夫畫我無？謝赫評江左畫：顧長康、陸探微，皆爲上品。〔施註〕《歷代名畫記》：張懷瓘云：像人之美，顧得其神，陸得其骨。畫作《朱陳嫁娶圖》。〔施註〕《西川名畫錄》：趙德元，雍京人。工畫車馬、人物、屋木、山水。天復中，入蜀，有《朱陳村》及《豐沛盤車》等圖，至今相傳。聞道一村惟兩姓，不將門戶買崔、盧。〔施註〕《文中子·禮樂篇》：子謂任、薛、王、劉、崔、盧之昏，非古也，何以視譜？《唐·高士廉傳》：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，嫁娶必多取貴，故人謂之賣昏。由是，詔士廉等爲《氏族志》。帝曰：「我於崔、盧、李、鄭無嫌，今謀士勞臣，何容納貨舊門，向聲背實，買昏爲榮耶？」

其二

我是朱陳舊使君〔五〕，〔公自註〕朱陳村，在徐州蕭縣〔五〕。勸農〔五〕曾入杏花村。〔查註〕《名勝志》：朱陳

村，距蕭縣東南百里。杏花村，與朱陳村相連。而今風物那堪畫，縣吏催租〔王〕夜打門。〔王註〕韓退之《董生行》：門外唯有吏，日來徵租更索錢。

少年時，嘗過一村院。見壁上有詩，云：夜涼疑有雨，院靜似無僧。不知何人詩〔王〕也。宿黃州禪智寺，寺僧皆不在，夜半雨作，偶記〔王〕此詩，故作一絕

〔查註〕潘閔《夏日宿西禪寺》詩：此地絕炎蒸，深疑到不能。夜涼如有雨，院靜似無僧。枕潤連雲石，窗虛照佛燈。浮生多賤骨，時日恐難勝。全篇見《宋文鑑》。方回《瀛奎律髓》亦載之，今附錄。佛燈漸暗飢鼠出，山雨忽來修竹鳴。〔諸案〕上聯全從潘句脫出，而面貌則非，此猶詩之魂也。知是何人舊詩句，已應知我此時情。

初到黃州

〔王註堯卿曰〕先生以元豐二年，自湖州守得罪，爲黃州團練副使。明年二月至黃州。〔查註〕《元和郡縣志》：齊安，春秋時邾國之地，後爲黃國之境。蕭齊於此置齊安郡。開皇三年，罷郡，置黃州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淮南道黃州齊安郡，唐中和五年，移於舊邾城南，與武昌對岸。東北至東京一千零九里〔王〕，北至光州七百里。〔諸案〕自此詩起以後，皆黃州作。